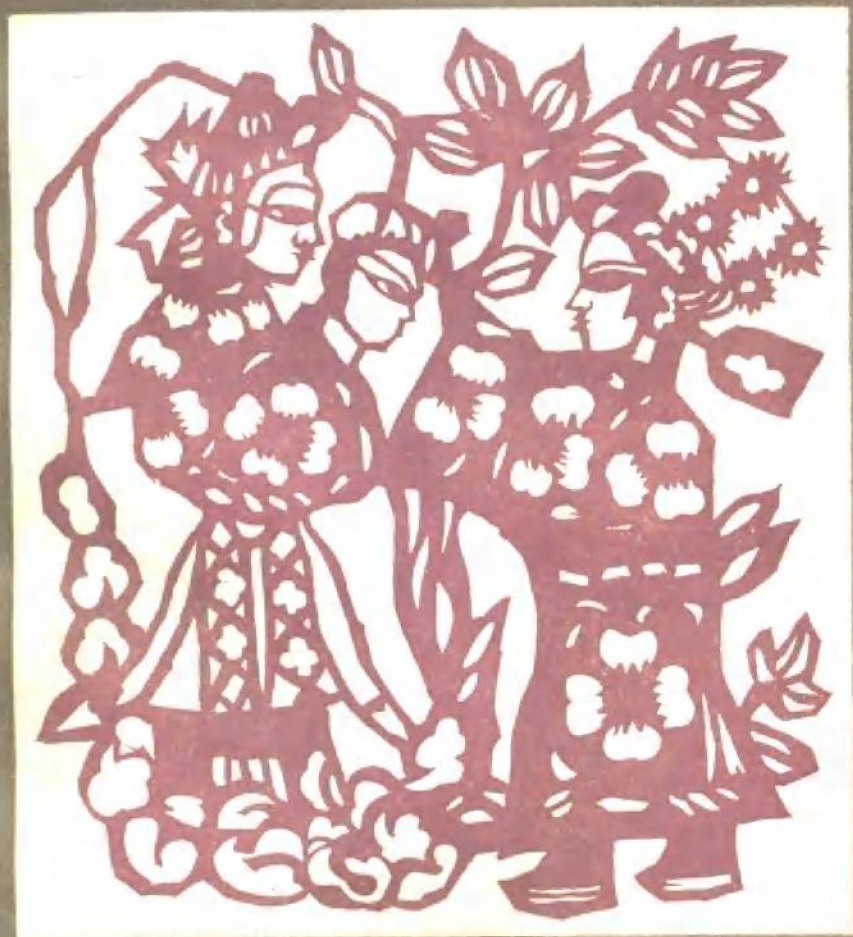


山西民间文学论文选

郑 笃 编



山西民间文学论文选

郑 笃 编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山西民间文学论文选

郑 笃 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75 字数：254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80 册

书号：10397·59 定价：1.85 元

目 录

几点意见与建议

——写给山西省民研会会员

及民间文学爱好者……………郑 笃 (1)

民间文学与民间风味

——读《山西民间文学》季刊第二期随感……………陶 阳 (5)

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……………刘 琦 (13)

鲁迅论民间文学……………王俊峰 (16)

赵树理与民间文艺……………杨 宗 韩玉峰 (31)

赵树理小说的民俗描写……………王俊峰 (44)

不解之缘

——赵树理与民间文学……………董大中 (51)

民间文学的美学价值……………李永生 (67)

刘三姐传说古代记录之功过……………钟敬文 (80)

杨家将传说初探……………顾全芳 (86)

苏三遗迹与轶事……………刘郁瑞 郭灵声 (94)

山西民间文艺的奇葩——《走西口》……………赵尚文 (100)

情动于衷 凄切感人

——推荐洪洞民间叙事诗《福香妈哭夫》……………赵尚文 (103)

神话与迷信的区别……………陈 艺 (106)

浅谈学习民歌……………刘 琦 (112)

谈民歌的表现手法……………董耀章 张新民 (116)

漫话谜语.....	李尤白 (248)
谈谈歇后语.....	靳欣文 (259)
笑话漫谈.....	蕴 坤 (263)
浅谈谚语.....	靳欣文 (280)
革命历史的文艺珍品	
——读《红军歌谣》.....	王 侗 (298)
外国民研简介 (六篇)	王 宇 (307)

几点意见与建议

——写给我省民研会会员及民间文学爱好者

郑 笃

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西分会，于去年四月正式成立后，在人力物力都较困难的情况下，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，《山西民间文学》（暂定为季刊），终于于今年春节前正式创刊了。

《山西民间文学》创刊前，由于我们对广大干部与群众对民间文学的喜爱程度了解不足，当时准备只印两三千份征求意见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公开发行、是否增加印数。不料当少数样本印出后，被一些读者看到了，纷纷要求购买；有的甚至自报奋勇，愿意代为推销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民间文学的迫切需要，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忙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公开发行，同时也不得不赶忙关照印刷厂尽可能增加印数。但因印刷前未打纸型，印到一万四千份时，只好停印。在第二期付印前，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需要的印数，已达五万份以上。

一个省的民间文学刊物，刚一创刊，就能发行这样多的份数，实在为我们始料所不及！从这里，不难看出，广大群众对于民间文学，是多么的喜爱与欢迎。

《山西民间文学》创刊号出版后，广大群众的反映是比较好的。为了使它一期比一期办得更好，我愿提出一些不够成熟的、也许是不太内行的意见与建议，供我省民研会会员及民间文学爱

好者参考。

我省民间文学的蕴藏，是极其丰富的。为了使《山西民间文学》的内容更加五彩缤纷和丰富多样，在搜集时望能注意以下几点：

一、民间文学的种类与形式是十分丰富与多样的。因此，搜集时凡属民间文学范围的各类民间文学，都应加以收集，如人所共知的民间文学的范围，不仅包括有神话、民间传说、民间故事、民间说唱、民歌、民谣、民间叙事诗、民间小戏、儿歌、童话、笑话、谚语、谜语、歇后语等等，而且还有“瞎话”（也叫颠倒话的）与大实话……等等。我们收集时，都不应轻轻放过，失之交臂。

二、搜集时，必须如实记录，而且切忌粗枝大叶。特别必须注意的是，万不能只记大意，而不记录口述者的原话句、原词汇和原口吻与原口气等。有人说，搜集时所以必须如实记录，主要是为了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，从而有效地从中研究民间文学的原理与规律。也有人说，从研究的角度出发，如实的记录自然是必需的，但要把它广泛加以传播，作为一种精神食粮，供应给广大读者，至少应该加以适当的整理。

以上两种说法，都有一定道理。我个人认为，不管供作研究也罢，作为一种精神食粮也罢，首先都必须如实记录。因为只有如实记录，才能保持原来面貌；只有保持其原来面貌，才能既便于研究，也便于进行适当整理。而失掉其原来面貌，不仅无法进行研究，而且也不能很好地进行适当整理。即使勉强整理出来，内行的人，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种冒牌的赝品，读者读了，也会因为毫无民间文学特有的风味与味道，或其味道与风味很淡薄，而感到索然无趣或兴趣大减的。

也有人说，从事民间文艺工作或热爱民间文艺的同志，也可

以根据搜集到的民间文学的素材，或仿照民间文学的形式，自由进行改写或自由进行创作，这种作品，也应称之为民间文学作品。我对此不敢苟同。因为真正的民间文学，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学，其作者大都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所创作的。因此真正的民间文学，也叫口头文学或口头创作。因为它是群众自己创作的，所以它的民间气味非常浓厚。如果搜集者把它拿来作为素材，或仅仅根据其形式，任意地进行改写或编写，然后标上“搜集整理”的字样，那就绝不能称它是真正的民间文学，充其量只能叫做“仿”民间文学或“套”民间文学，甚至还可以说它是“冒牌”民间文学。最近我在有的书中，就曾见到这样的作品，看了之后总觉得很不是味。为了尽可能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性，我认为最好不要那样做。但如有人硬是要那样做，自然也是可以的，但在作品之前，或作品之后，冠以“仿”字或“套”字，或直书根据什么材料，或仿什么形式而作，以示与真正的民间文学相区别。当然，如果作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进行文学创作——例如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《百鸟衣》等——那自然另当别论了。

那么，真正的民间文学具有哪些特点与风味呢？

过去我对民间文学，很少研究，最近由于工作的需要，阅读了一些民间文学的理论与作品，我觉得真正的民间文学，有以下一些特点与特色：

一、不管哪种形式的民间文学，其语言不仅都是口语化的，都能琅琅上口，而且十分群众化，十分通俗简练，十分生动活泼与流畅，而且完全具有群众化的口吻与语气。因此读起来使人感到十分有趣、十分悦耳中听、十分心神舒适。

二、不管哪种形式的民间文学，不仅大都篇幅比较短小，而且都很重视作品的艺术性。所有的民间文学，不管采用何种形式，不

管每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什么，也不管每篇作品所具有的功能是什么，它们都尽可能地用形象化的语言或生动的艺术形象，来影响读者、感染读者、吸引读者的。有些非民间文学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望而生厌的寓意晦涩、一味说教和故弄玄虚、故作深奥、故作文雅的情况，在真正的民间文学里是找不到的，是毫无地位的。

三、所有的民间文学，不仅都很重视形象化的语言和生动的艺术形象，有很多民间文学，也很重视音韵化。它们所运用的音韵非常自然，宛如天然的风韵，真是“无懈可击、无疵可找”。因此在真正的民间文学里，绝无某些非民间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、那种为了音韵化，而生硬把一些属于特定的名词，弄得颠颠倒倒的情况——如有人为了押韵，就硬要把“光荣”二字颠倒过来，使之成为“荣光”之类——这叫人看了，实在感到异常憋气与不舒畅。

由于很多民间文学，很重视形象化与音韵化，因此民间文学中的谜语与谚语里，也与一般的谜语与谚语是大不相同的。

民间文学，一定要具有民间文学特点与特色。《山西民间文学》创刊号所以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，我觉得这与它所发表的那些作品，大都具有民间文学的风味是分不开的。今后，《山西民间文学》不仅要坚定不移地保持这一特色，而且还要使这一特色更浓厚一些。为此，愿同志们能和我们一道共同努力，使《山西民间文学》能一期比一期办得更好一些，从而使人们一看到它就很眼馋，就很喜爱它。

民间文学与民间风味

——读《山西民间文学》季刊第二期随感

陶 阳

打开《山西民间文学》第二期，我立刻被图文并茂的版面所吸引，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我觉得这份民间文学刊物办得很有特色。方向正确，路子对头，图文并茂，生动活泼。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，是作品具有民间风味。

民间文学应当有民间风味，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，但做起来却并非易事。要做到民间文学作品有民间风味，首先要求第一道工序——记录，要忠实，保持原故事的本来面貌；第二道工序——整理，要慎重，不要随意增删，也不要“改”或“编”，而是要审慎地保持其口头性特点以及叙述方式、节奏与格调的特色。反之，大删大改，随意编造，弄得面目全非，就会丧失民间文学特色，成为赝品。道理并非难懂，然而，有的同志受极左思潮的影响，认为旧社会产生的民间文学，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，因此，记录不必那么忠实，整理也要以新的观点来“破旧”、“立新”。有的同志认为旧时代的民间文学糟粕占多数。这种观点，实际上把旧时代的民间文学，等同于“四旧”，因此，他们以“破四旧”、“立四新”的观点来整理，自然就主张大大加工和“改旧”、“编新”了。如果谁主张“忠实记录”、“慎重整理”，保持民间文学的“本来面貌”，就认为谁是保守，就认为

谁的主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。殊不知真正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他们，首先是不尊重劳动人民，其二也是轻视劳动人民的艺术。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，从内容说，它是人民思想、感情、理想、愿望的真实反映，是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就以旧社会产生的民间文学作品来说吧，究竟是精华占多数，还是糟粕占多数？那种“宣扬迷信，鼓吹升官发财的糟粕”“竟占多数”的估计是错误的。根据我的几次实地调查采录，总结看来，精华是多数。传统的民间文学的主要思想倾向，有教诲意义的居多。民间作品所表现的是劳动人民勤劳、勇敢和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的道德品质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，恨之入骨；他们对于官府的贪赃枉法，讽刺打击，不遗余力。劳动人民明辨是非，爱憎分明，对于善与恶，美与丑，总是分得清清楚楚。申张正义，主持公道，反对邪恶，痛斥伪善，是旧时代民间文学的特点。糟粕是少量的。从艺术上说，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艺术创作天才的结晶。我们首先应当尊重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，以审慎的态度去忠实记录，慎重整理，供我们欣赏、借鉴与研究。

读过这一期郑笃同志写的《几点意见与建议》之后，我觉得郑笃同志讲得很有道理。要想保持民间文学作品的民间风味，首先要忠实记录、慎重整理。郑笃同志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，即“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性”问题。假如你在整理民间作品时，添枝加叶，还有什么“纯洁性”？就如同一杯醇酒，你又掺上一杯水，分量增加了一倍，还有什么“纯洁性”？不论是茅台酒，还是汾酒，都会丧失它原有的风味。郑笃同志所谈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。当前在民间文学的记录、整理方面的一个不良倾向，就是加工过多的现象比较普遍，有的甚至发展到胡“改”乱“编”的程度，以假乱真，搞得真伪莫辨，这不仅不利于从历史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研究，而且也损坏

了民间文学特有的艺术特色，作为文学读物欣赏，也觉乏味。有的同志甚至以写小说的方法将原故事拉长几倍，把故事发展的脉络切得七零八散，莫说易记了，有的连读几遍还弄不清故事讲的什么。一般地说，民间故事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听后马上可以复述，假如不能复述，还算什么口头文学？有些低劣的伪造品，简直是败坏民间文学的声誉。对此，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有责任进行研究与宣传，使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的记录、整理工作力求科学一些。否则，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是毫无远见的实用主义者。

我国的民间文学，极为丰富。它为作家们的“改编”与“再创作”，提供了珍贵的材料，我们欢迎作家进入民间文学这座宝库选择自己要创作加工的原料，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作家利用民间素材创作成功的例证，不胜枚举。然而，作家这种“改编”与“再创作”跟民间文学的“记录”、“整理”工作，是两码事。民间文学的整理工作，应当是用文字把口头作品审慎地复述一遍，或者说是由口头到文字的一个特殊的写定的工序。因此，要把“改编”、“再创作”与“记录”、“整理”四者严格区分开来，不要混为一谈。现在有许多作品是根据民间素材创作的，而署上“民间故事”字样，署上“整理”字样，这样做法是不对的。

那么，什么是民间风味呢？所谓民间风味，简要说来就是民间文学作品所有的那种特殊的神采风度与情趣韵味。高度的概括，紧凑的结构，简练的情节，纯朴的语言，夸张的典型等等，都具有一种异于文人作品的特殊的风格情调。比如这一期发表的王天泰搜集整理的笑话《问路》，总共不到三百字，民间风味很浓。这篇笑话，讲的是一个人有个毛病，最爱唱戏，不论时间、地点、条件，谁要和他谈话，必须得唱，不唱他不理你。有这么

一天，他正在摇辘轳，有位行人问路，连问数声，他不开口。他的妻子在旁告诉行人“我这个当家的最爱唱戏，你唱着问他，他就应声。”

现在把行人与绞水人的唱词对话摘录于下，读一读是很有趣味的：

行人：“走上前来打一躬，”

绞水人：“莫非君子问路程？”

行人：“我问你黄庄哪里去？”

绞水人：“你屁股朝西头朝东。”

行人问清了路，就拱手称谢：“老丈请了。”绞水人也照样拱手，这一来不得了，辘轳把子倒转过来，一下子把他打到井里。他的妻子喊人把他捞上来，问他伤势轻重，他闭着眼睛不开口。妻子忽然想起他的毛病，便唱着问他：“奴问你摔得轻来摔得重？”绞水人这才哼着唱道：“我昏昏迷迷不知情。”

妻：“你从今往后要改性。”

绞水人：“要改性除非到酆都城。”

这篇民间笑话很有味道，幽默风趣，而又寓意深刻。它有力地讽刺了生活里常见的那些有异禀的固执旧习的主观主义者，他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，而是颠倒过来让客观适应主观。都快被辘轳打死了，还得唱着说哩，真是“要改性除非到酆都城”了。读过后，不但令人好笑，而且耐人品味，发人深省。这篇笑话有民间风味，是因为搜集整理者基本上保持了它在民间流传时的原貌。我认为除了两个词值得推敲之外，通篇都是好的。一是“徘徊”一词文了些；二是“举手”一词，应为拱手。拱手，是两手合抱致敬的意思。只有两手合抱，才能使绞水人松开辘轳把子被打下井去。“举手”，不够准确，举手也可能被理解为举一只手，看不出是举双手，而且也很容易与现代中外共用的检阅时的举手礼

相混淆。“慎重整理”，不是一字不动，可以参照多种异文，选词用字，下些推敲功夫，使其更符合民间的本来面貌。凡是有成就的搜集整理家，都是下过苦功的。有人说，整理一篇民间故事，并不比创作一篇东西容易，这是有道理的。

头一篇《园》（王承炎搜集整理），是民间童话，看来大体是按照讲述人的叙述方式记录整理的，有民间风味。勿庸去“改”与“编”，是否适合时代的要求呢？我看是适合的。正如普希金的《渔夫与金鱼的故事》一样，这类贪婪的老婆婆的典型，任何时代都是一面镜子，它可以使人们对于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者，加以蔑视与鞭答。

《樵伧与公主》（常志年整理），“编者按”的意见很对，由于口头文学具有变异性这一特征，同一母题的故事异文很多。象《樵伧与公主》这个故事，在东北、华东都有流传。山东有的题名叫《王小打柴》，有的叫《王恩与石义》。《樵伧与公主》和山东的《王恩与石义》基本情节相似，但有变异。例如：

《王恩与石义》打柴人石义在洪水中救了王恩，但石义将公主从妖洞救出公主之后，王恩忘恩负义，将洞填死，自己去请功领赏。

《樵伧与公主》中施展阴谋诡计的却是国王的一员猛将吴有德。

将二者稍加比较，也很有意思。虽然二者人物不同，身份各异，但他们的名字，却都包含着劳动人民的道德观，即对社会上的骗子的斥责。“王恩”者，即“忘恩”也；“吴有德”者，即“没有德性”之小人也。因此，虽然有些故事已见诸于书刊，有些异文还是可以发表的。不仅“满足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需要”，而且对于民间文学的辨伪也大有好处。今后，还可将一些著名的同一母题的异文编辑成科学资料本，以便进行比较研究。“编

者按”很有见地，而且为发表异文开创了路子。看来《樵俚与公主》似乎不是照讲述人一字一句的讲述记录整理的，语言文了些。个别地方离开了口头语言，例如：“有位国王，勤于政，严于己”，“国王”，一般农民都称之为皇上或皇帝，也有说国王的。而“勤于政，严于己”，却是地道的古文了。这类文言，就不是民间风味，而是古文风味了，当然，这篇故事基本上还是忠实的。

《梦先生》（卢振河、白霜搜集整理），是地道的民间笑话。通篇用一些语言上的偶然的巧合所构成，篇末附有流传地区与讲述人姓名及年龄，这种做法值得提倡，这也是保持民间风味的一种措施。

山西著名的书法家傅山的几篇传说，记录、整理得都比较朴实。《夜宿》（降双泉、齐凤舞、齐凤翔搜集整理），民间风味很浓，地方色彩也很显著。故事写一位九天仙女下到人间，为了请教傅山为何有那么高的善书技艺，变做女店主，招待傅山吃山西特产刀削面。故事简练、朴素，但所刻划的人物，形神兼备，生动活泼，如在目前：

一会儿，茶壶里的水开了，女店主便把和好的那团面放在自己头顶上。两只手各拿一把削面刀，左右开弓，不慌不忙地削起面来。只见那削下的面条不粗不细，一条条如同鱼儿一般，不偏不倚地都从那个只有大拇指粗的壶咀里钻进了茶壶。

无华词丽句，没添油加醋。这种纯朴大方，也是民间风味的重要因素之一。看来平常，但也有曲折跌宕，女店主削的最后一条面条从头上溜下，“眼看就要落地，女店主轻翘足尖，只一下便把那条面条用脚尖挑入了茶壶咀”。傅山看迷了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好手艺！好手艺！”这才引出姑娘赞傅山书法，而傅山道

出：“只不过从小专心苦练，”“熟能生巧”的道理。仙女临走留下四句诗：“吾本九天无名仙，请教先生下人间，得知才华非生就，夺天艺巧靠苦练。”傅山看了此诗，也受到启发，愈加刻苦练笔，大有长进。写“水”字，能听到水声；写“火”字，能看到火光；写“花”字，能闻到芬芳的香气。整理者既未“改旧”，也未“编新”。难道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吗？否！我们这个新时代，倒是很需要这种“从小专心苦练”的精神，向科学进军，“四化”才有希望。光来些“假”、“大”、“空”，顶什么用？！此外，有些人主张“艺术加工”，“提高民间文学”。谈何容易？决不可认为一切的“艺术加工”，都是“提高”了民间文学，有许多恰巧相反，是降低了。殊不知这篇传说的艺术性很高，民间文学的风味很浓，再加任何东西，都是画蛇添足。

马克思主义者讲的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原则，不等于大杀大砍，更不能象“四人帮”那样，割断历史，形而上学地以一个“旧”字与一个“新”字作为“反动”与“革命”的分水岭。

我很佩服画家黄永玉同志对民间艺术的高见。他说：

“怎么动不动就去改呢？自己还不懂，怎么就能做教育者呢？”

“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，它在最底层，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。它最普及，而又是最深刻、最富于哲理，最难以说透的艺术。它最通俗、浅显，但研究高深哲理的学者却从来不敢轻视它。”（注）

讲得多么深刻啊！是的，民间作品，的确是富于哲理的，读读民间谚语、笑话、寓言，就可稍稍领会到这一点。而我们对于民间文学以及各类民间艺术的艺术特征，还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，至今连一本为大家所公认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论的论著还没有，动不动就说民间文学思想内容“旧”呀！糟粕如何“多”呀！艺术

又如何“简单”“粗糙”呀！至今连一本民间文学的科学版本还没有，动不动就去“改旧”呀，“编新”呀！现在有些刊物上发的民间传说故事，掺水太多，哪还有民间风味？！《山西民间文学》提倡民间文学作品要有民间风味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我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。

我们应当树立民间文学的事业心，不怕吃苦，不怕流言，到民间去，到劳动人民中间去，到深山老林中去，老实实在地、踏踏实实地去调查采录，定会发掘出大放异彩的珍宝。同时，多记异文，进行比较和研究，我们将慢慢品味出口头文学的民间风味，并在记录、整理的时候，努力地去保持这种风味，使民间文学的记录、整理工作健康发展。

一九八一年七月于北京

注：黄永玉：《看陕西民间美术随感》。1981年2月25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五版。